



20 P. or. 22

~~L. sin. 124~~ W



以何
睿聞寡知多。余何力焉。然知此論。則難處已平。要基已安。餘工可易立矣。

第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

中士曰。玄論飫耳。醉心。終夜思之。忘寢。今再承教。以竟心惑。吾中國有三教。各立門戶。老氏謂物生於無。以無爲道。佛氏謂色由空出。以空爲務。儒謂易有太極。故惟以有爲宗。以誠爲學。不知尊旨。誰是。西士曰。二氏之謂曰無。曰空。於天主理大相刺謬。其不可崇尚明矣。夫儒之謂曰有。曰誠。雖未盡聞其釋。固庶幾乎。中士曰。吾國君子亦痛斥二氏。深爲恨之。西士曰。

乎中士曰。吾國吾子亦蘇孔。二月。我爲之。西士曰。
尙則矣。夫。謂之。謂曰。有曰。婦。未盡聞其。固。幾。
二月之。謂曰。無曰。空。天。主。聖。大。陳。其。不。可。崇。
以。姑。卦。以。有。爲。宗。以。婦。爲。學。不。映。尊。旨。婦。是。西。士。曰。
以。無。爲。首。謂。乃。謂。由。空。出。以。空。爲。終。謂。是。有。太。
竟。以。爲。吾。中。國。有。三。姓。各。立。門。戶。步。乃。謂。此。土。無。
中。士。曰。立。偏。有。耳。輔。以。婦。爲。思。之。急。速。今。再。承。婦。以。
第二篇。論。野。世。人。離。隔。天。主。
可。安。婦。工。可。思。立。矣。

有。聞。哀。哉。余。何。代。無。然。映。此。偏。傾。鑽。與。平。要。基。

出三妹。累疊幾千百。對面爲好。謂以五聖無命。以善
 望。縣可。變半。而聖。謂。謂。人。心。始。因。之。勝。衣。土。古。不
 以。偏。轍。限。不。言。而。具。非。審。三。案。體。一。耳。西。海。官。趙。曰
 爲。然。兩。不。時。計。千。正。百。餘。年。不。消。合。一。更。正。時。辨。聖
 財。一。聖。聖。以。非。之。好。以。好。非。好。亦。以。好。爲。非。條。條
 翼。需。書。卦。卦。測。越。二。之。莫。以。辨。之。謂。以。異。繼。而。不。具
 焉。舌。爲。只。之。蘇。蘇。平。外。乎。其。以。聖。何。之。而。曰。余。嘗。對
 並。天。主。大。父。而。主。何。吾。弟。只。矣。誓。吾。弟。祿。王。願。附。其
 外。之。不。吸。轍。之。以。言。轍。之。不。吸。轍。之。以。聖。二。丑。之。卦

恨之不如辯之。以言辯之。不如析之以理。二氏之徒。並天主大父所生。則吾弟兄矣。譬吾弟病狂。顛倒恠誕。吾爲兄之道。恤乎恨乎。在以理喻之而已。余嘗博覽儒書。徃徃憾嫉。二氏莫狄排之。謂斥異端。而不見揭一鉅理。以非之。我以彼爲非。彼亦以我爲非。紛紛爲訟。兩不相信。千五百餘年。不能合一。使互相執理。以論辯。則不言而是非審。三家歸一耳。西鄉有諺曰。堅繩可繫牛角。理語能服人心。敝國之鄰方。上古不止三教。纍纍數千百枝。後爲我儒以正理辦喻。以善行嚙化。今惟天主一教是從。中士曰。正道惟一耳。烏

用衆。然佛老之說。持之有故。凡物先空後實。先無後有。故以空無爲物之原。似也。西土曰。上達以下學爲基。天下以實有爲貴。以虛無爲賤。若所謂萬物之原。貴莫尙焉。奚可以虛無之賤當之乎。况已之所無。不得施之於物。以爲有。此理明也。今日空曰無者。絕無所有於已者也。則胡能施有性形。以爲物體哉。物必誠有。方謂之有物焉。無誠則爲無物。設其本原無實無有。則是弄其所出物者。無之也。世人雖聖神。不得以無物爲有。則彼無者空者。亦安能以其空無爲萬物有。爲萬物實哉。試以物之所以然觀之。旣謂之空。

無。則不能爲物之作者。模者。質者。爲者。此於物尙有
何着歟。中士曰。聞教固當。但謂物者。先無而後有。是
或一道也。西士曰。有始之物。曰先無而後有。可也。無
始之物。非所論矣。無始者。無時不有。何時先無焉。特
分而言之。謂每物先無後有可耳。若總而言之。則否
也。譬如某人未生之先。果無某人。既生而後有也。然
未生某人之先。却有某人之親以生之。天下之物莫
不皆然。至其渾無一物之初。是必有天主開其原也。
中士曰。人人有是非之心。不通此理。如失本心。寧聽
其餘誕哉。借如空無者。非人非神。無心性。無知覺。無

靈才無仁義。無一善足嘉。即草芥至卑之物。猶不可比。而謂之萬物之根本。其義誠悖。但吾聞空無者。非真空無之謂。乃神之無形無聲者耳。則于天主何異焉。西士曰。此屈於理之言。請勿以斯稱天主也。夫神之有性。有才有德。較吾有形之彙。益精益高。其理益寔。何得特因無此形。隨謂之無。且虛乎。五常之德。無形無聲。孰謂之無哉。無形者之於無也。隔霄壤矣。以此爲教。非惟不能昭世。愈滋惑矣。中士曰。吾儒言太極者是乎。西士曰。余雖末年入中華。然竊視古經書。不怠。但聞古先君子。敬恭于天地之上帝。未聞有尊

奉太極者。如太極爲上帝萬物之祖。古聖何隱其說乎。中士曰。古者未有其名。而實有其理。但圖釋未傳耳。西士曰。凡言與理相合。君子無以逆之。太極之解。恐難謂合理也。吾視夫無極而太極之圖。不過取奇偶之象言。而其象何在。太極非生天地之實可知已。天主之理。從古實傳至今。全備無遺。而吾欲誌之于冊。傳之于他邦。猶不敢不揭其理之所憑。况虛象無實理之可依耶。中士曰。太極非他物。乃理而已。如以全理爲無理。尚有何理之可謂。西士曰。嗚呼。他物之體態。不歸于理。可復將理以歸正議。若理之本體定。

而不以其理。又將何以理之哉。吾今先判物之宗品。以置理於本品。然後明其太極之說。不能爲萬物本原也。夫物之宗品有二。有自立者。有依賴者。物之不特別體以爲物。而自能成立。如天地鬼神人鳥獸草木金石。四行等是也。斯屬自立之品者。物之不能立。而託他體以爲其物。如五常五色五音五味七情等是也。斯屬依賴之品者。且以白馬觀之。曰白。曰馬。馬乃自立者。白乃依賴者。雖無其白。猶有其馬。如無其馬。必無其白。故以爲依賴也。比斯兩品。凡自立者。先也貴也。依賴者。後也賤也。一物之體。惟有自立一類。

若其依賴之類。不可勝窮。如人一身。固爲自立。其間情聲貌色。夔倫等類。俱爲依賴。其類甚多。若太極者。止解之以所謂理。則不能爲天地萬物之原矣。蓋理亦依賴之類。自不能立。曷立他物哉。中國文人學士。講論理者。只謂有二端。或在人心。或在事物。事物之情。合乎人心之理。則事物方謂真實焉。人心能窮彼在物之理。而盡其知。則謂之格物焉。據此兩端。則理固依賴。奚得爲物原乎。二者皆在物後。而後豈先者之原。且其初無一物之先。渠言必有理存焉。夫理在何處。依屬何物乎。依賴之情。不能自立。故無自立者。

以爲之託。則依賴者了無矣。如曰。賴空虛耳。恐空虛非足賴者。理將不免于偃墮也。試問盤古之前。既有理在。何故閑空不動而生物乎。其後誰從激之使動。况理本無動靜。况自動乎。如曰。昔不生物。後乃願生物。則理豈有意乎。何以有欲生物。有欲不生物乎。中士曰。無其理。則無其物。是故我周子信理爲物之原也。西士曰。無子則無父。而誰言子爲父之原乎。相須者之物情。恒如此。本相爲有無者也。有君則有臣。無君則無臣。有物則有物之理。無此物之實。即無此理之實。若以虛理爲物之原。是無異乎佛老之說。以此

攻佛老。是以燕伐燕。以亂易亂矣。今時實理不得生。物。昔者虛理安得以生之乎。譬如今日有輿人於此。有此車理具于其心。何不卽動發一乘車。而必待有樹木之質。斧鋸之械。匠人之工。然後成車。何初之神奇。能化天地之大。而今之衰敝。不能發一車之小耶。中士曰。吾聞理者。先生陰陽五行。然後化生天地萬物。故生物有次第焉。使於須臾生車。非其譬矣。西士曰。試問於子。陰陽五行之理。一動一靜之際。輒能生陰陽五行。則今有車理。豈不動而生一乘車乎。又理無所不在。彼既是無意之物。性必直遂。任其所發。自

不能已。何今不生陰陽五行於此。孰禦之哉。且物字爲萬實總名。凡物皆可稱之爲物。太極圖註云。理者非物矣。物之類多。而均謂之物。或爲自立者。或爲依賴者。或有形者。或無形者。理旣非有形之物類。豈不得爲無形之物品乎。又問。理者靈覺否。明義者否。如靈覺明義。則屬鬼神之類。曷謂之太極。謂之理也。如否。則上帝鬼神。夫人之靈覺。由誰得之乎。彼理者。以已之所無。不得施之于物。以爲之有也。理無靈無覺。則不能生靈生覺。請子察乾坤之內。惟是靈者生靈。覺者生覺耳。自靈覺而出不靈覺者。則有之矣。未聞

有自不靈覺而生有靈覺者也。子固不踰母也。中士曰。靈覺爲有靈覺者所生。非理之謂。旣聞命矣。但理動而生陽。陽乃自然之靈覺。或其然乎。西士曰。反覆論辯。難脫此理。吾又問彼陽者。何由得靈覺乎。此于自然之理。亦大相悖。中士曰。先生謂天主無形無聲。而能施萬象有形有聲。則太極無靈覺。而能施物之靈覺。何傷乎。西士曰。何不云。無形聲者精也。上也有形聲者粗也。下也。以精上能施粗下。分不爲過。以無靈覺之粗下。爲施靈覺之精上。則出其分外遠矣。又云。上物能含下物。有三角焉。或窮然包下之體。如一

丈載十尺。一尺載十寸之體是也。或渾然包下之性。如人魂。混有禽獸魂。禽獸魂。混有草木魂。是也。或粹然包下之德。如天主含萬物之性是也。夫天主之性。最爲全盛。而且穆穆焉。非人心可測。非萬物可比倫也。雖然。吾姑譬之。如一黃金錢。有十銀錢。及千銅錢。價所以然者。惟黃金之性甚精。大異於銀銅之性。故價之幾倍。如此。天主性雖未嘗截然有萬物之情。而以其精德。包萬般之理。含衆物之性。其能無所不備也。雖則無形無聲。何難化萬象哉。理也者。則大異焉。是乃依賴之類。自不能立。何能包含靈覺。爲自立之。

類乎。理卑於人。理爲物而非物爲理也。故仲尼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如爾曰。理含萬物之靈。化生萬物。此乃天主也。何獨謂之理。謂之太極哉。中士曰。如此則吾孔子言太極何意。西士曰。造物之功盛也。其中固有樞紐矣。然此爲天主所立者。物之無原之原者。不可以理以太極當之。夫太極之理。本有精論。吾雖曾閱之。不敢雜陳其辨。或容以他書傳其要也。中士曰。吾國君臣自古迄今。惟知以天地爲尊敬之如父母。故郊社之禮。以祭之。如太極爲天地所出。是世之宗考妣也。古先聖帝王臣祀典宜首及焉。而今不

然此知必太極之解非也。先生辯之最詳。于古聖賢無二意矣。西士曰。雖然。天地爲尊之說未易解也。夫至尊無兩。惟一焉耳。曰。天曰地。是二之也。吾國天主卽華言上帝。與道家所塑玄帝玉皇之像不同。彼不過一人脩居于武當山。俱亦人類耳。人惡得爲天帝皇耶。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也。朱註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竊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爲二。何獨省交乎。周頌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又曰。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頌云。聖敬日躋。昭假遲。

遲。上帝是祗。雅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
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謂。蒼天者。抱八方。何
能出於一乎。禮云。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又云。天子親
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湯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
綏厥猷。惟后。金縢。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
帝有庭。則不以蒼天爲上帝可知。歷觀古書。而知上
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中士曰。世人好古。惟愛古器
古文。豈如先生之據古理也。善教引人復古道焉。然
朱諳者。古書多以天爲尊。是以朱註解帝爲天。

解天惟理也。程子更加詳曰。以形體謂天。以主宰謂
帝。以性情謂乾。故云奉敬天地。不識如何。西士曰。更
思之。如以天解上帝得之矣。天者一大耳。理之不可
爲物主宰也。昨已悉矣。上帝之稱甚明。不容解。况妄
解之哉。蒼蒼有形之天。有九重之析分。烏得爲一尊
也。上帝索之無形。又何以形之謂乎。天之形圓也。而
以九層斷焉。彼或東或西。無頭無腹。無手無足。使與
其神同爲一活體。豈非甚可笑訝者哉。况鬼神未嘗
有形。何獨其最尊之神。爲有形哉。此非特未知論人
道。亦不識天文。及各類之性理矣。上天既未可爲尊。

况于下地。乃衆足所踏踐。汗穢所歸寓。安有可尊之勢。要惟此一天主。化生天地萬物。以存養人民。宇宙之間。無一物非所以育吾人者。吾宜感其天地萬物之恩主。加誠奉敬之可耳。可捨此大本大原之主。而反奉其役事吾者哉。中士曰。誠若是。則吾儕其猶有蓬之心也夫。大抵擡頭見天。遂惟知拜天而已。西士曰。世有智愚差等各別。中國雖大邦。諒有智亦不免有愚焉。以目可視爲有。以目不能視爲無。故但知事有色之天地。不復知有天地之主也。遠方之氓。忽至長安道中。驚見皇宮殿宇。巍峩截嶽。則施禮而拜曰。

吾拜吾君。今所爲奉敬天地。多是拜宮闕之類也。智者乃能推見至隱。視此天地高廣之形。而遂知有天主。主宰其間。故肅心持志。以尊無形之先天。孰指茲蒼蒼之天而爲欽崇乎。君子如或稱天地是語法耳。譬若知府縣者。以所屬府縣之名爲已稱。南昌太守稱謂南昌府。南昌縣大尹稱謂南昌縣。比此天地之主。或稱謂天地焉。非其以天地爲體也。有原主在也。吾恐人誤認此物之原主。而實謂之天主。不敢不辨。中士曰。明師論物之原始。既得其實。又不失其名。可知貴邦之論物理。非苟且踈畧之談。乃割開愚衷。不

留疑處。天主之事。又加深篤。愧吾世儒徬徨要地。而
詳尋他事。不知歸元之學。夫父母授我以身體髮膚。
我固當孝。君長賜我以田里樹畜。使仰事俯育。我又
當尊。矧此天主之爲大父母也。大君也。爲衆祖之所
出。衆君之所命。生養萬物。奚可錯認而忘之。訓諭難
悉。願以異日竟焉。西士曰。子所求非利也。惟真道是
問耳。大父之慈。將必佑講者以傳之。祐聽者以受之。
吾子有問。吾敢不惟命。

第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

中士曰。吾觀天地萬物之間。惟人最貴。非鳥獸比。故

謂人參天地。又謂之小天地。然吾復察鳥獸。其情較人反爲自適。何者。其方生也。忻忻自能行動。就其所養。避其所傷。身具毛羽爪甲。不俟衣履。不待稼穡。無倉廩之積藏。無供爨之工器。隨食可以育生。隨便可以休息。嬉遊大造。而嘗有餘閑。其間豈有彼我貧富尊卑之殊。豈有可否先後功名之慮。操其心哉。熙熙逐逐。日從其所欲爾矣。人之生也。母嘗痛苦。出胎赤身。開口先哭。似已自知生世之難。初生而弱。步不能移。三春之後。方免懷抱。壯則各有所役。無不苦勞。農夫四時反土于畎畝。客旅經年徧度于山海。百工勤

動手足。士人晝夜劇神殫思焉。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者也。五旬之壽。五旬之苦。至如一身疾病。何啻百端。嘗觀醫家之書。一目之病。三百餘名。况罄此全體。又可勝計乎。其治病之藥。大都苦口。卽宇宙之間。不拘大小虫畜。肆其毒具。能爲人害。如相盟詛。不過一寸之虫。足殘九尺之軀。人類之中。又有相害。作爲凶器。斷人手足。截人肢體。非命之死。多是人戕。今人猶嫌古之武器不利。則更謀新者益凶。故甚至盈野盈城。殺伐不已。縱遇太平之世。何家成全無缺。有財貨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身無安逸。

有安逸而無權勢。則每自謂虧醜。極大喜樂。而爲小不幸所民。蓋屢有之。終身多愁。終爲大愁所承結。以至于死。身入土中。莫之能逃。故古賢有戒其子者曰。爾勿欺已。爾勿昧心。人所競往。惟于墳墓。吾曹非生。是乃常死。人世始起死。曰死則了畢已。月過一日。吾少一日。近墓一步。夫此只訴其外苦耳。其內苦誰能當之。凡世界之苦辛。爲真苦辛。其快樂。爲僞快樂。其勞煩。爲常事。其娛樂。爲有數。一日之患。十載訴不盡。則一生之憂事。豈一生所能盡述乎。人心在此。爲愛惡忿懼四情所伐。譬樹在高山。爲四方之風所鼓。胡

時得靜。或溺酒色。或惑功名。或迷財貨。各爲欲擾。誰有安本分而不求外者。雖與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不止足也。愚矣。然則人之道。人猶未曉。況於他道。而或從釋氏。或由老氏。或師孔氏。而折斷天下之心於三道也乎。又有好事者。另立門戶。載以新說。不久而三教之岐。必至於三千教而不止矣。雖自曰正道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陵下。下者侮上。父暴子逆。君臣相忌。兄弟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滿世皆詐。諂誑誕。而無復真心。嗚呼。誠視世民如大洋間。著風浪。舟塲濤。而其人蕩漾波心。沉浮海角。且各

急于已難。莫肯相顧。或執碎板。或乘朽蓬。或持敗籠。隨手所值。緊操不捨。而相繼以死。良可惜也。不知天主何故生人于此患難之處。則其愛人。反似不如禽獸焉。西士曰。世上有如此患難。而吾癡心猶戀愛之。不能割。使有寧泰當何如耶。世態苦醜。至如此極。而世人昏愚。欲于是爲大業。闢田地。圖名聲。禱長壽。謀子孫。纂弑攻併。無所不爲。豈不殆哉。古西國有二聞賢。一名黑蠟。一名德牧。黑蠟恒笑。德牧恒哭。皆因視世人之逐虛物也。笑因譏之。哭因憐之耳。又聞近古一國之禮。不知今尙存否。凡有產子者。親友共至其

門哭而吊之。爲其人之生于苦勞世也。凡有喪者。至其門作樂賀之。爲其人之去勞苦世也。則又以生爲凶。以死爲吉焉。夫夫也太甚矣。然而可謂達現世之情者也。現世者非人世也。禽獸之本處所也。所以于是反自得之餘也。人之在世不過暫次寄居也。所以于是不寧不足也。賢友儒也。請以儒喻。今大比選試。是曰士子似勞。徒隸似逸。有司豈厚徒隸而薄士子乎。蓋不越一日之事。而以定厥才品耳。試畢則尊自尊卑自卑也。吾觀天主亦置人于本世。以試其心。而定德行之等也。故現世者。吾所僑寓。非長久居也。吾

本家室不在今世。在後世。不在人。在天。當于彼創本業焉。今世也。禽獸之世也。故鳥獸各類之像。俯向於地。人爲天民。則昂首向順于天。以今世爲本處所者。禽獸之徒也。以天主爲薄於人。固無恠耳。中士曰。如言後世天堂地獄。便是佛教。吾儒不信。西士曰。是何語乎。佛氏戒殺人。儒者亦禁人亂法殺人。則儒佛同歟。鳳凰飛。蝙蝠亦飛。則鳳凰蝙蝠同歟。事物有一二情相似。而其實大異不同者。天主教古教也。釋氏西民。必竊聞其說矣。凡欲傳私道者。不以三四正語雜入。其誰信之。釋氏借天主天堂地獄之義。以傳已私。

意邪道。吾傳正道。豈反置弗講乎。釋氏未生。天主教
人已有其說。修道者後世必登天堂。受無窮之樂。免
墮地獄。受不息之殃。故知人之精靈。常生不滅。中士
曰。夫常生而受無窮之樂。人所欲無大於是者。但未
深明其理。西士曰。人有魂魄。兩者全而生焉。死則其
魄化散歸土。而魂常在不滅。吾入中國。嘗聞有以魂
爲可滅。而等之禽獸者。其餘天下各教各邦。皆省人
魂不滅。而大殊於禽獸者也。吾言此理。子試虛心聽
之。彼世界之魂有三品。下品名曰生魂。卽草木之魂
是也。此魂扶草木以生長。草木枯萎。魂亦消滅。中品

名曰覺魂。則禽獸之魂也。此能附禽獸長育。而又使
 之以耳目視聽。以口鼻啖嗅。以肢體覺物情。但不能
 推論道理。至死而魂亦滅焉。上品名曰靈魂。卽人魂
 也。此兼生魂覺魂。能扶人長養。及使人知覺物情。而
 又使之能推論事物。明辨理義。人身雖死。而魂非死。
 蓋永存不滅者焉。凡知覺之事。倚賴于身形。身形死
 散。則覺魂無所用之。故草木禽獸之魂。依身以爲本
 情。身歿而情魂隨之以殞。若推論明辨之事。則不必
 倚處于身形。而其靈自在。身雖歿。形雖渙。其靈魂仍
 復能用之也。故人與草木禽獸不同也。中士曰。何謂

賴身與否。西士曰。長育身體之事。無身體則無所長育矣。視之以目司焉。聽之以耳司焉。嗅之以鼻司焉。啖之以口司焉。知覺物情之以四肢知覺焉。然而色不置目前。則不見色矣。聲不近于耳。則聲不聞矣。臭近于鼻。則能辨。遠則不辨也。味之鹹酸甘苦入口則知。不入則不知也。冷熱硬慳合於身。我方覺之。遠之則不覺也。况聲同一耳也。聾者不聞。色同一目也。瞽者不見。故曰覺魂賴乎身。身死而隨熄也。若夫靈魂之本用。則不恃乎身焉。蓋恃身則爲身所役。不能擇其是非。如禽獸見可食之物。卽欲食。不能自己。豈復

明其是非人當飢餓之時若義不可食立志不食雖有美味列前不屑食矣又如人身雖出遊在外而此心一點猶念家中常有歸思則此明理之魂賴身爲用者哉子欲知人魂不滅之緣須悟世界之物凡見殘滅必有殘滅之者殘滅之因從相悖起物無相悖決無相滅日月星辰麗于天何所繫屬而卒無殘滅者則無相悖故也凡天下之物莫不以火氣水土四行相結以成然火性熱乾則背于水水性冷濕也氣性濕熱則背于土土性乾冷也兩者相對相敵自必相賊旣同在相結一物之內其物豈得長久和平其

魂屬無形
獸共六端
瑞

靈魂之主

以人有
兩性

間未免時相伐競。但有一者偏勝。其物必致壞亡。故
此有四行之物。無有不泯滅者。夫靈魂則神也。於四
行無關焉。孰從而悖滅之。中士曰。神誠無悖也。然吾
烏知人魂爲神。而禽獸則否耶。西士曰。徵其實何有
乎。理有數端。自悟則可釋疑也。其一曰。有形之魂不
能爲身之主。而恒爲身之所役。以就墮落。是以禽獸
常行本欲之役。徇其情之所導。而不能自檢。獨人之
魂能爲身主。而隨吾志之所縱止。故志有專向。力卽
從焉。雖有私欲。豈能違公理所令乎。則靈魂信專一
身之權。屬于神者也。與有形者異也。其二曰。一物之

生。惟得一心。若人則兼有二心。獸心人心是也。則亦有二性。一乃形性。一乃神性也。故舉凡情之相背。亦由所發之性相背焉。人之遇一事也。且同一時也。而有兩念並興。屢覺兩逆。如吾或惑酒色。既似迷戀。欲從。又復慮其非理。從彼謂之獸心。與禽獸無別。從此謂之人心。與天神相同也。人于一心一時一事。不得兩情相背並立。如目也不能一時覩一物。而並不覩之也。如耳也不能一時聽一聲。而並不聽之也。是以兩相悖之情。必由兩相背之心。兩相悖之心。必由兩相背之性也。試嘗二江之水。一鹹一淡。則雖未見源

泉亦證所發不一矣。其三曰。物類之所好惡。恒與其性相稱焉。故着形之性。惟着形之事爲好惡。而超形之性。以無形之事爲愛惡。吾察萬生之情。凡禽獸所貪娛。惟味色四肢安逸耳已。所驚駭。惟飢勞四肢傷殘耳已。是以斷曰。此諸類之性不神。乃着形之性也。若人之所喜惡。雖亦有形之事。然德善罪惡之事。爲甚。皆無形者也。是以斷曰。人之性兼得有形無形兩端者也。此靈魂之爲神也。其四曰。凡受事物者。必以受者之態受焉。譬如瓦器受水。器圓則所受之水圓。器方則所受之水方。世間所受無不如是。則人魂之

神何以疑乎。我欲明物。如以已心受其物焉。其物有
形。吾必脫形而神之。然後能納之于心。如有黃牛于
此。吾欲明其性體。則視其黃曰。非牛也。乃牛色耳。聽
其聲曰。非牛也。乃牛聲耳。啖其肉味曰。非牛也。乃牛
肉味耳。則知夫牛自有可以脫其聲色味等形者之
情而神焉者。又如人觀百雉之城。可置之于方寸之
心。非人心至神。何以方寸之地。能容百雉之城乎。能
神所受者。自非神也。未之有也。其五曰。天主生人。使
之有所司官者。固與其所屬之物相稱者也。目司視
則所屬者色相耳。司聽則所屬者音聲。鼻口司臭司

嗜則所屬者臭味耳。目口鼻有形。則併色音臭味之類。均有形焉。吾人一心。乃有司欲司悟二官。欲之所屬善者耳。悟之所屬真者耳。善與真無形。則司欲司悟之爲其官者。亦無形矣。所爲神也。神之性能達形之性。而有形者。固未能通無形之性也。夫人能明達鬼神。及諸無形之性。非神而何。中士曰。設使吾言世無鬼神。則亦言無無形之性。而人豈能遽明之乎。則此五理似無的據。西士曰。雖人有言無鬼神。無無形之性。然此人必先明鬼神無形之情性。方可定之曰有無焉。苟弗明曉其性之態。安知其有無哉。如曰雪。

以人之
無限能
觀諸已

白非黑者。必其明黑白之情。然後可以辨雪之爲白。而非黑。則人心能通無形之性。益著矣。其六曰。肉心之知。猶如小器。有限不廣。如以線繫雀于木。不能展翅高飛。線之阻也。是以禽獸雖得知覺有形之外情。不能通。又弗能反諸已。而知其本性之態。若無形之心。最恢最宏。非小器所限。直通乎無碍之境。如雀斷其所束之線。則高飛戾天。誰得而禦之。故人之靈。非惟知其物外形情。且暢曉其隱體。而又能反觀諸已。明已本性之態焉。此其非屬有形。益可審矣。所以言人魂爲神。不容泯滅者也。因有此理實爲修道基焉。

不滅
數端徵

以人心
傳善名
後世徵

又試揭三四端理以明徵之。其一曰。人心皆欲傳播
善名而忌遺惡聲。始與還生不侔。是故行事期協公
評。以邀人稱賞。或立功業。或輯書冊。或謀術藝。或致
身命。凡以求令聞廣譽顯名于世。雖捐生不惜。此心
人大槩皆有之。而愚者則無。愈愚則愈無焉。試問死
後吾聞知吾所遺聲名否。如以形論。則骨肉歸土。未
免朽化。何爲能聞。然靈魂常在不滅。所遺聲名善惡。
寔與我生無異。若謂靈魂隨死銷滅。尙勞心以求休
譽。譬或置鈔益。以已旣育時看焉。或備美樂。以已旣
育時聽焉。此聲名何與于我。而人人求之至死不休。

彼孝子慈孫中國之古禮。以季脩其祖廟。設其裳衣。薦其時食。以說考妣。使其形神盡亡。不能聽吾告哀。視吾稽顙。知吾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則固非自國君至於庶人大禮。乃童子空戲耳。其二曰。上帝降生萬品。有物有則。無徒物。無空則。且歷舉各品之情。皆求遂其性。所願欲而不外求其勢之所難獲。是以魚鱉樂潛川淵。而不與遊于山嶺。兔鹿性喜走山嶺。而不欲潛于水中。故鳥獸之欲。非在常生。不在後世之躋天堂。受無窮之樂。其下情所願。不踰本世之事。獨吾人雖習聞異論。有神身均滅之說。亦無不

異愛長生。願居樂地。享無疆之福者。設使無人可得。以盡實其情。豈天主徒賦之于衆人心哉。何不觀普天之下。多有拋別家產。離棄骨肉。而往深山窮谷。誠心脩行。此輩俱不以今世爲重。祈望來世真福。若吾魂隨身而歿。詎不枉費其意乎。其三曰。天下萬物。惟人心廣大。窮本世之事物。弗克充滿。則其所以充滿之者。在後世可曉矣。蓋天主至智至仁。凡厥所爲。人不能更有非議。彼各依其世態。以生其物之態。故欲使禽獸止于今世。則所付之願。不越此一世墜落事。求飽而飽。則已耳。欲使人類生乎千萬世。則所賦之

願不徒在一世。須臾之欲。於是不圖止求一飽。而求之必莫得者焉。試觀商賈殖貨之人。雖金玉盈箱。富甲州縣。心無憾足。又如仕者。躡身世之浮名。趨明時之捷徑。惟圖軒冕華袞爲榮。卽至于垂紳朝陛。晉職台階。心猶未滿。甚且極之奄有四海。臨長百姓。福貽子孫。其心亦無底極。此不足怪。皆緣天主所稟情欲。原乃無疆之壽。無限之樂。豈可以今世幾微之樂。姑爲饜足者。一蚊之小。不可飽龍象。一粒之微。弗克寔太倉。西土古聖。曾悟此理。瞻天嘆曰。上帝公父。爾寔生吾人。輩于爾。惟爾能滿吾心也。人不歸爾。其心不

以人人
怕死徵

以現世
能盡善
之報徵

22.

能安足也。其四曰：人性皆懼死者。雖親戚友朋既死，則莫肯安意近其屍。然而猛獸之死，弗懼者。則人性之靈，自有良覺。自覺人死之後，尚有魂在，可懼。而獸魂全散，無所留以驚我也。其五曰：天主報應無私。善者必賞，惡者必罰。如今世之人，亦有爲惡者，富貴安樂，爲善者，貧賤苦難。天主固待其旣死，然後取其善魂而賞之，取其惡魂而罰之。若魂因身終而滅，天主安得而賞罰之哉？中士曰：君子平生異于小人，則身後亦宜異于小人。死生同也，則所以異者，必在于魂也。故儒有一種言善者，能以道存聚本心，是以身死

而心不散滅。惡者以罪敗壞本心。是以身死而心之散滅隨焉。此亦可誘人於善焉。西士曰。人之靈魂不拘善惡。皆不隨身後而滅。萬國之士信之。天主正經載之。余以數端寔理證之矣。此分善惡之殊。則不載于經。不據于理。未敢以世之重事輕爲新說。而簞鼓滋惑也。勸善沮惡。有賞罰之正道。奚捐此而求他詭遇。人魂匪沙匪水。可以聚散。魂乃神也。一身之主。四肢之動宗焉。以神散身猶之可也。以身散神如之何可哉。使惡行能散本心。則是小人必不壽矣。然有自少至老。爲惡不止。何以散其心。猶能生耶。心之于身。

重乎血。血既散身。且不能立。則心既散。身又焉能行。
况心堅乎身。積惡于已。不能散身。何獨能散其心乎。
若生時心已散。何待死後乎。造物者因其善否。不易
其性。如鳥獸之性。非常生之性。則雖其間有善。未緣
俾鳥獸常生。魔鬼之性。乃常生之性。縱其爲惡。未緣
俾魔鬼殄滅。則惡人之心。豈能因其惡而散滅焉。使
惡人之魂。槩受滅亡之刑。則其刑亦未公。固非天主
所出。蓋重罪有等。豈宜一切罰以滅亡哉。况被滅者
既歸于無。則亦必無患難。無苦辛。無所受刑。而其罪
反脫。則是引導世人以無懼爲惡。引導爲惡者以無

懼增其惡也。聖賢所謂心散心亡，乃是譬詞。如吾汎濫逐于外事，而不專一，卽謂心散。如吾所務不在本性內事，而在外逸，卽謂心亡。非必真散真亡也。善也藏心以德，似美飾之。惡者藏心以罪，似醜污之。此本性之體。兼身與神，非我結聚，乃天主賦之，以使我爲人。其散亡之機，亦非由我，常由天主。天主命其身期年而散，則期年以散，而吾不能永久，命其靈魂常生不滅，而吾焉能滅之耶？顧我所用何如。善用之則安泰，悞用之則險危云耳。吾稟本性，如得兼金。吾或以之造祭神之爵，或以之造藏穢之盤，皆我自爲之。然

其藏穢盤獨非兼金乎。增光于心則卒騰天上之大光。增瞑于心則卒降地下之大瞑。誰能排此理之大端哉。中士曰。吁。今吾方知人所異於禽獸者。非幾希也。靈魂不滅之理甚正也。甚明也。西士曰。期已行于禽獸。不聞二性之殊者。頑也。高士志浮人品之上。詎願等已乎。鄙類者哉。賢友得契尊旨。言必躍如。然性遐異矣。行宜勿邇焉。

第四篇辯釋鬼神及人魂異論。而解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

中士曰。昨吾退習大誨。果審其皆有真理。不知吾國

迂儒何以攻折鬼神之實爲正道也。西士曰：吾遍察大邦之古經書，無不以祭祀鬼神爲天子諸侯重事，故敬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其事而故爲此矯誣哉？盤庚曰：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何虐朕民？又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西伯戡黎，祖伊諫紂曰：天子天旣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盤庚者，成湯九世孫，相違四百禩，而猶祭之，而猶懼之，而猶以其能降罪降不祥，勵已勸民，則

必以湯爲仍在而未散矣。祖伊在盤庚之後。而謂殷先王旣崩。而能相其後孫。則以死者之靈魂爲永在不滅矣。金縢周公曰。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又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召誥曰。天旣遐終。大邦殷命。茲殷多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公召公何人乎。其謂成湯文王旣崩之後。猶在天陟降。而能保佑國家。則以人魂死後爲不散泯矣。貴邦以二公爲聖。而以其言爲誑可乎。異端熾行。譸張爲幻。難以攻詰。後之正儒其柰何。必將理斥其邪說。明論鬼神。

之性。其廢幾矣。中士曰。今之論鬼神者。各自有見。或謂天地間無鬼神之殊。或謂信之則有。不信之則無。或謂如說有則非。如說無則亦非。如說有無。則得之矣。西士曰。三言一切以攻鬼神。而莫思其非。將排詆佛老之徒。而不覺忤古聖之旨。且夫鬼神有山川宗廟天地之異名異職。則其不等著矣。所謂二氣良能造化之迹。氣之屈伸。非諸經所指之鬼神也。吾心信否。能有無物者否。講夢則或可。若論天地之大尊。奚用此恍惚之辭耶。譬如西域獅子。知者信其有。愚人或不信。然而獅子本有。彼不信者。能滅獅子之類哉。

不見不
爲無

又况鬼神者哉。凡事物有卽有。無卽無。蓋小人疑鬼
神有無。因就學士而問以釋疑。如荅之以有無。豈非
愈增其疑乎。諸言之旨。無他。惟曰有則人見之。人莫
見之則無矣。然茲語非學士者議論。乃郊野之誕耳。
無色形之物。而欲以肉眼見之。比方欲以耳啖魚肉
之味可乎。誰能以倍眼見五常乎。誰見生者之魂乎。
誰見風乎。以目觀物。不如以理度之。夫目或有所差。
惟理無謬也。觀日輪者。愚人測之以目。謂大如甕底
耳。儒者以理而計其高遠之極。則知其大。乃過于普
天之下也。置直木于澄水中。而浸其半。以目視之。如

曲焉。以理度之。則仍自爲直。其木非曲也。任日觀影。則以影爲物。謂能動靜。然以理細察。則知影實無光者耳已。決非有物。况能動靜乎。故西校公語曰。耳目口鼻四肢。所知覺物。必揆之于心理。心理無非焉。方可謂之真。若理有不順。則捨之就理可也。人欲明事物之與理。無他道焉。因外顯以推內隱。以其然。驗其所以然。如觀屋頂烟騰。而屋內之必有火者可知。昔者因天地萬物。而證其固有天地萬物之主也。因人。而證其有不能散滅之靈魂也。則以證鬼神神之必有。亦無異道矣。如云死者形朽滅。而神飄散。泯然無

迹此一二匹夫之云。無理可依。柰何以議聖賢之所
既按乎哉。中士曰。春秋傳載鄭伯有爲厲。必以形見
之也。人魂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矣。
夫生而無異于人。豈死而有越人之能乎。若死者皆
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子。一旦化去。獨不日在本家。願
視向者所愛子乎。西士曰。春秋傳旣言伯有死後爲
厲。則古春秋世亦已信人魂之不散滅矣。而俗儒以
非薄鬼神爲務。豈非春秋罪人乎。夫謂人死者非魂
死之謂。惟謂人魄耳。人形耳。靈魂者。生時如拘縲綫
中。旣死則如出暗獄而脫手足之拳。益達事物之理。

焉。其知能當益滋精。踰于俗人。不宜爲怪。君子知其然。故不以死爲凶懼。而忻然安之。謂之歸于本鄉。天主制作萬物。分定各有所在。不然則亂。如死者之魂。仍可在家。豈謂之死乎。且觀星宿居於天上。不得降於地下。而雜乎草木。草木生於地下。亦不得升於天上。而雜乎星宿。萬物各安其所。不得移動。譬水底魚飢將死。雖有香餌在岸。亦不得往而食之。人之魂雖念妻子。豈得回在家中。凡有回世界者。必天主使之。或以勸善。或以懲惡。以驗人死之後。其魂猶存。與其禽獸魂之散而不回者異也。魂本無形。或有著顯於

人必托一虛像而發見焉。此亦不難之事。天主欲人盡知死後魂存。而分明曉示若此。而猶有罔詆無忌。亂教惑民。以已所不知。妄云人死魂散。無復形跡。非但悖妄易辯。且其人身後之魂。必受妄言之殃矣。可不慎乎。中士曰。謂人之神魂。死後散泯者。以神爲氣耳。氣散有速漸之殊。如人不得其死。其氣尚聚。久而漸泯。鄭伯有是也。又曰。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所不在。天地之間無一物非陰陽。則無一物非鬼神也。如尊教謂鬼神。及人魂如此。則與吾常所聞無大異焉。西士曰。以氣爲鬼神靈魂者。絛物類之寔名者也。

立教者萬類之理。當各類以本名。古經書云氣云鬼神。文字不同。則其理亦異。有祭鬼神者矣。未聞有祭氣者。何今之人紊用其名乎。云氣漸散。可見其理已窮。而言之盡矣。吾試問之。夫氣何時散盡。何病疾使之散。鳥獸常不得其死。其氣速散乎。漸散乎。何其不聞世乎。則死後之事。皆未必知之。審者奚用妄論之哉。中庸謂體物而不可遺。以辭迎其意可也。蓋仲尼之意。謂鬼神體物。其德之盛耳。非謂鬼神卽是其物也。且鬼神在物。與魂神在人大異焉。魂神在人。爲其內本分。與人形爲一體。故人以是能論理。而列於靈

才之類。彼鬼神在物如長年在甬。非甬之本分者。與甬分爲二物。而各列於各類。故物雖有鬼神。而弗登靈才之品也。但有物自或無靈。或無知覺。則天主命鬼神引導之。以適其所。茲所謂體物耳矣。與聖君以神治體國家同焉。不然是天下無一物非靈也。蓋彼曰。天下每物有鬼神。而每以鬼神爲靈。如草木金石。豈可謂之靈哉。彼文王之民。感君之恩。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不足爲奇。今桀紂之臺沼亦謂之靈矣。豈不亦混亂物之品等。而莫之顧耶。分物之類。貴邦士者曰。或得其形。如金石是也。或另得生氣而

長大如草木是也。或更得知覺如禽獸是也。或益精而得靈才。如人類是也。吾西庠之士猶加詳焉。觀後圖可見。但其依賴之類最多。難以圖盡。故畧之而特書其類之九元宗云。

凡此物之萬品各有一定之類。有屬靈者。有屬愚者。如吾於外國。士傳中國。有儒謂鳥獸草木金石皆靈。與人類齊。豈不令之大驚哉。中士曰。雖吾國有謂鳥獸之性同乎人。但鳥獸性偏。而人得其正。雖謂鳥獸有靈。然其靈微渺。人則得靈之廣大也。是以其類異也。西士曰。夫正偏。小人不足以別類。僅別同類之等耳。正山偏山。大山小山。並爲山類也。智者獲靈之大。愚人獲靈之小。賢者得靈之正。不肖得靈之偏。豈謂異類者哉。如小大偏正。能分類。則人之一類。靈之巨微正僻。其類甚多。苟觀物類之圖。則審世上固惟有

無二者。可以別物異類焉耳。試言之。有形者爲一類。則無形者異類也。生者爲一類。則不生者異類也。能論理者惟人類本分。故天下萬類無與能論也。人之中論有正偏小大均列於會論之類。而惟差精粗。如謂鳥獸之性本靈。則夫其偏其小固同類于人也。但不宜以似爲真。以由外來者爲內本。譬如因見銅壺之漏能定時候。卽謂銅水本靈可乎。將軍者有智謀以全軍而敗敵。其士卒順其令。而或進或退。或伏或突。以成其功。誰曰士卒之本智。不從外導者乎。明于類者。視各類之行動。熟察其本情。而審其志之所

及則知鳥獸者。有鬼神爲之暗誘。而引之以行。上帝
 之命。出于不得不然。而莫知其然。非有自主之意。吾
 人類則能自立主張。而事爲之際。皆用其所本有之
 靈志也。中士曰。雖云天地萬物共一氣。然物之貌像
 不同。以是各分其類。如見身只是軀殼。軀殼內外。莫
 非天地陰陽之氣。氣以造物。物以類異。如魚之在水。
 其外水與肚裏之水同。鰕魚肚裏之水與鯉魚肚裏
 之水同。獨其貌像常不一。則魚之類亦不一焉。故觀
 天下之萬像。而可以驗萬類矣。西士曰。設徒以像分
 物。此非分物之類者也。是別像之類者耳。像固非其

物也。以像分物。不以性分物。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犬牛之性。猶人之性歟。是告子之後。又一告子也。以泥塑虎。塑人。二者惟以貌像謂之異。宜也。活虎與活人。謂止以其貌異焉。決不宜矣。以貌像別物者。大槩相同。不可謂異類。如以泥虎例泥人。其貌雖殊。其爲泥類則一耳。若以氣爲神。以爲生活之本。則生者何由得死乎。物死之後。氣在內外。猶然充滿。何適而能離氣。何患其無氣而死。故氣非生活之本也。傳云。差毫釐。謬千里。未知氣爲四行之一。而同之于鬼神及靈魂。亦不足怪。若知氣爲一行。則不難說其體用矣。且

夫氣者和水火土三行。而爲萬物之形者也。而靈魂者爲人之內分。一身之主。以呼吸出入其氣者也。蓋人與飛走諸類皆生氣內。以便調涼其心中之火。是故恒用呼吸。以每息更氣。而出熱致涼以生焉。魚潛水間。水性甚冷。能自外透涼于內火。所以其類多無呼吸之資也。夫鬼神非物之分。乃無形別物之類。其本職惟以天主之命。司造化之事。無柄世之專權。故仲尼曰。敬鬼神而遠之。彼福祿免罪。非鬼神所能。由天主耳。而時人諂竇。欲自此得之。則非其得之之道也。夫遠之意。與獲罪乎天。無所禱同。豈可以遠之。解

無之。而陷仲尼于無鬼神之惑哉。中士曰。吾古之儒者。明察天地萬物本性皆善。俱有宏理。不可更易。以爲物有巨微。其性一體。則曰。天主上帝。卽在各物之內。而與物爲一。故勸人勿爲惡。以玷己之本善焉。勿違義。以犯己之本理焉。勿害物。以侮其內心之上帝焉。又曰。人物壞喪。不滅本性。而化歸于天主。此亦人魂不滅之謂。但恐於先生所論天主者不合。西士曰。茲語之謬。比前所聞者愈甚。曷敢合之乎。吾不敢以此簡吾上帝之尊也。天主經有傳。言者天主化生天地。卽化生諸神之氣。其間有一鉅神。名謂輅齊拂兒。

其視已如是靈明。便傲然曰。吾可謂與天主同等矣。天主怒。而并其從者數萬神。變爲魔鬼。降置之於地獄。自是天地間始有魔鬼。有地獄矣。夫語物與造物者同。乃輅齊拂兒鬼傲語。孰敢述之歟。世人不禁佛氏誑經。不覺染其毒語。周公仲尼之論。貴邦古經。書孰有狎后帝。而與之一者。設恒民中有一匹夫。自稱與天子同尊。其能免乎。地上民不可妄比肩地上君。而可同天上帝乎。人之稱人。謂曰。爾爲爾。我爲我。而今凡溝壑昆虫。與上帝曰。爾爲我。我爲爾。豈不謂極杭大悖乎哉。中士曰。佛氏無遜于上帝也。其貴人身。

尊人德有可取也。上帝之德固厚。而吾人亦具有至德。上帝固具無量能。而吾人心亦能應萬事。試觀先聖調元開物。立教明倫。養民以耕鑿。利民以舟車財貨。其肇基經世。垂萬世不易之鴻猷。而天下永賴以安。未聞蔑先聖。而上帝自作自樹。以臻至治。由是論之。人之德能。雖上帝罔或踰焉。詎云剗造天地。獨天主能乎。世不達已心之妙。而曰。心局身界之內。佛氏見其大。不肯自屈。則謂是身也。與天地萬物咸蘊乎心。是心無遠不逮。無高不升。無廣不括。無細不入。無堅不度。故具識根者。宜知方寸間儼居天主。非

天主寧如是耶。西士曰。佛氏未知已。奚知天主。彼以
眇眇躬受明于天主。偶蓄一材。飭一行。矜誇傲睨。肆
然比附于天主之尊。是豈貴吾人身。尊吾人德。乃適
以賤人喪德耳。傲者諸德之敵也。一養傲於心。百行
皆敗焉。西士聖人有曰。心無謙。而積德。如對風堆沙。
聖人崇謙讓。天主之弗讓。如遜人何哉。其視聖人翼
翼乾乾。畏天明威。身後天下不在其知。殆天淵而水
火矣。聖人不敢居聖。而令恒人擬天主乎。夫德基于
修身。成于事上帝。周之德必以事上帝爲務。今以所
當凜然敬事者。而曰吾與同焉。悖何甚乎。至於裁成

廢物蓋因天主已形之物。而順材以成之。非先自無物。而能創之也。如製器然。陶者以金。劉者以木。然而金木之體先備也。無體而使之有體。人孰能之。人之成人。循其性而教之。非人本無性。而能使之有性也。若夫天主造物。則以無而爲有。一令而萬象卽出焉。故曰無量能也。於人大殊矣。且天主之造物也。如硃印之印楮帛。楮帛之印非可執之爲印。斯乃印之蹟耳。人物之理皆天主蹟也。使欲當之原印。而復以印諸物。不亦謬乎。智者之心。含天地具萬物。非真天地萬物之體也。惟仰觀俯察。鑑其形。而達其理。求其本。

而遂其用耳。故目所未睹。則心不得有其像。若止水。若明鏡。影諸萬物。乃謂明鏡止水。均有天地。卽能造作之。豈可乎。必言顧行。乃可信焉。天主萬物之原。能生萬物。若人卽與之同。當亦能生之。然誰人能生一山一川于此乎。中士曰。所云生天地之天主者。與存養萬物天上之天主者。佛氏所云我也。古與今。上與下。我無間焉。蓋全一體也。第緣四大沉淪昧晦。而情隨事移。真元日鑿。德機日弛。而吾天主弄溺也。則吾之不能造養物。非本也。其流使然耳。夜光之珠。以蒙垢而損厥值。追究其初體。昉可爲知也。西士曰。吁。噉

哉。有是毒唾。而世人競茹之。悲歟。非淪昧之極。孰敢
謂萬物之原。天地之靈。爲物淪昧乎哉。夫人德堅白。
尚不以磨涅變其真體。物用凝固。不以運動失其常
度。至大無偶。至尊無上。乃以人生幻軀。能累及而汚
惑之。是人斯勝天。欲斯勝理。神爲形之役。情爲性之
根。于識本末者。宜不喻。而自解矣。且兩間之比。孰有
踰於造物者。能囿之陷之。于四大之中。以昧溺之乎。
夫天上之天主。於我旣共一體。則二之澄徹混淆。無
異焉。譬如首上靈神。於心內靈神。同爲一體也。故適
痛楚之遭。變故之值。首之神混淆。心之神鈞混淆焉。

必不得一亂一治之矣。今吾心之亂。固不能混天上
天主之永攸澄徹。彼永攸澄徹。又不免我心之混淆。
則吾於天主。非共爲一體。豈不驗乎。夫曰天主與物
同。或謂天主卽是其物。而外無他物。或謂其在物而
爲內分之一。或謂物爲天主所使用。如械器爲匠之
所使用。此三言皆傷理者。吾逐逐辯之也。其云天主
卽是各物。則宇宙之間。雖有萬物。當無二性。旣無二
性。是無萬物。豈不混殽物理。况物有常情。皆欲自全。
無欲自害。吾視天下之物。固有相害相殛者。如水滅
火。火焚木。大魚食小魚。強禽吞弱禽。旣天主卽是各

物。豈天主自爲戕害。而不及一存護乎。然天主無可
戕害之理。從是說也。吾身卽上帝。吾祭上帝。卽自爲
祭耳。益無是禮也。果爾則天主可謂木石等物。而人
能耳順之乎。其曰。天主爲物之內本分。則是天主微
乎物矣。凡全者皆其大于各分者也。斗大于升。升乃
斗十八分之一耳。外者包乎內。若天主在物之內。爲其
本分。則物大于天主。而天主反小也。萬物之原乃小
乎其所生之物。其然乎。豈其然乎。且問天主在人內
分。爲尊主歟。爲賤役歟。爲賤役而聽他分之命。固不
可也。如爲尊主而專握一身之柄。則天下宜無一人

爲惡者。何爲惡者。滋衆耶。天主爲善之本根。德純無
渣。旣爲一身之主。猶致蔽於私欲。恣爲邪行。德何衰
耶。當其制作乾坤。無爲不中節。奚今司一身之行。乃
有不中者。又爲諸戒原。乃有不守戒者。不能乎。不識
乎。不思乎。不肯乎。皆不可謂也。其曰。物如軀殼。天主
使用之。若匠者使用其器械。則天主尤非其物矣。石
匠非其鑿。漁者非其網。非其舟。天主非其物。何謂之
同一體乎。循此辨焉。其說謂萬物行動。不係於物。皆
天主事。如械器之事。皆使械器者之功。夫不曰耜耒
耕田。乃曰農夫耕之。不曰斧劈柴。乃曰樵夫劈之。不

曰鋸斷板。乃曰梓人斷之。則是火莫焚。水莫流。鳥莫鳴。獸莫走。人莫騎馬乘車。乃皆惟天主者也。小人穴壁踰牆。禦旅于野。非其罪。亦天主使之之罪乎。何以當惡怨其人。懲戮其人乎。爲善之人亦悉非其功。何爲當賞之乎。亂天下者莫大於信是語矣。且凡物不以天主爲本分。故散而不返歸于天主。惟歸其所結物類爾矣。如物壞死而皆歸本分。則將返歸天主。不謂壞死。乃益生全。人亦誰不悅速死以化歸上帝乎。孝子爲親原置棺槨。何不令考妣速化爲上尊乎。嘗證天主者始萬物。而制作之者也。其性渾全成就。物

不及測矧謂之同。吾審各物之性善。而理精者。謂天主之迹可也。謂之天主則謬矣。試如見大跡印於路。因驗大人之足曾過于此。不至以其跡爲大人。觀畫之精妙。慕其畫者曰。高手之工。而莫以是爲卽畫工。天主生萬森之物。以我推徵其原。至精極盛。仰念愛慕。無時可釋。使或泥于偏說。忘其本原。豈不大誤。夫誤之原非他。由其不能辨乎物之所以然也。所以然者有在物之內分。如陰陽是也。有在物之外分。如作者之類是也。天主作物爲其公作者。則在物之外分矣。第其在物。且非一端。或在物如在其所。若人在家。

在庭焉。或在物爲其分。若手足在身。陰陽在人焉。或
依賴之在自立者。如白在馬。爲白馬。寒在冰。爲寒冰
焉。或在物如所以然之在其已然。若日光之在其所
照水晶焉。火在其所燒紅鐵焉。以末揆端可云天主
在物者耶。如光雖在水晶。火雖在鐵。然而各物各體。
本性弗雜。謂天主之在物如此。固無所妨也。但光可
離水晶。天主不可離物。天主無形。而無所不在。不可
截然分而別之。故謂全在於全所可也。謂全在各分。
亦可也。中士曰。聞明論先疑釋矣。有謂人於天下之
萬物皆一如何。西士曰。以人爲同乎天主過尊也。以

人與物一。謂人同乎土石過卑也。由前之過。懼有人欲爲禽獸。由今之過。懼人不欲爲土石。夫率人類爲土石。子從之乎。其不可信。不難辯矣。寰宇間凡爲同之類者多矣。或有異物同名之同。如柳宿與柳樹是也。或有同群之同。以多口總聚爲一。如一寮之羊。皆爲同群。一軍之卒。皆爲同軍是也。或有同理之同。如根泉心三者相同。蓋若根爲百枝之本。泉爲百派之源。心爲百脉之由是也。此三者始謂之同。而實則異。或有同宗之同。如鳥獸通爲知覺。列于各類是也。或有同類之同。如此馬與彼馬。共屬馬類。此人與彼人。

共屬人類是也。此二者畧可謂之同矣。或有同體之同。如四肢與一身。同屬一體焉。或其名不同。而寔則同。如放勳帝堯二名。總爲一人焉。茲二者乃爲真同。夫謂天下萬物皆同。于此三等何居。中士曰。謂同體之同也。曰。君子以天下萬物爲一體者也。聞形體而分爾我。則小人矣。君子一體萬物。非由作意。緣吾心仁體如是。豈惟君子。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西士曰。前世之儒。借萬物一體之說。以翼愚民悅從于仁。所謂一體。僅謂一原耳已。如信之爲真一體。將反滅仁義之道矣。何爲其然耶。仁義相施。必待有二。若以衆

物實爲一體。則是以衆物實爲一物。而但以虛像爲之異耳。彼虛像焉能相愛相敬哉。故曰。爲仁者推己及人也。仁者以己及人也。義者人老老長長也。俱要人已之殊。除人已之殊。則畢除仁義之理矣。設謂物都是己。則但以愛己奉己爲仁義。將小人惟知有己。不知有人。獨得仁義乎。書言。人己。非徒言形。乃兼言形性耳。且夫仁德之厚。在遠不在近。近愛本體。雖無知覺者。亦能之。故水恒潤下。就濕處。合同類。以養存本體也。火恒升上。就乾處。合同類。以養全本性也。近愛所親。鳥獸亦能之。故有跪乳反哺者。近愛己家小。

人亦能之。故常有苦勞行險阻。爲竊盜以養其家屬者。近愛本國。庸人亦能之。故常有群卒致命以禦強寇奸宄者。獨至仁之君子能施遠愛。包覆天下萬國。而無所不及焉。君子豈不知我一體。彼一體。此吾家吾國。彼異家異國。然以爲皆天主上帝生養之民物。卽分當親切愛恤之。豈若小人但愛己之骨肉者哉。中士曰。謂以物爲一體。乃仁義之賊。何爲中庸列體群臣於九經之內乎。西士曰。體物以譬喻言之。無所傷焉。如以爲實言。傷理不淺。中庸令君體群臣。君臣同類者也。豈草木瓦石皆可體耶。吾聞君子於物也。

愛之弗仁。今使之於人爲一體。必宜均仁之矣。墨翟兼愛人。而先儒辯之爲非。今勸仁土泥。而時儒順之爲是異哉。天主之爲天地。及其萬物。萬有繁然。或同宗異類。或同類異體。或一體異用。今欲強之爲一體。逆造物者之旨矣。物以多端爲美。故聚貝者。欲貝之多。聚古器者。欲器之多。嗜味者。欲味之多。令天下物均紅色。誰不厭之。或紅或綠。或白或青。日觀之不厭矣。如樂音皆宮。誰能聆之。乍宮乍商。乍角乍徵。乍羽。聞之三月。食不知味矣。外物如此。內何不然乎。吾前明釋各類。以各性爲殊。不可徒以貌異。故石獅與活

即辨各態以各卦爲根不可分以辨異姑不確與否
問之三日食不味矣快也味也內所不熱乎吾前
矣味樂音習宮華猶領之千宮千商千角千姤千夬
凶姤千華不類之近姤近姤近白近青日躔之不類
姤乘古器音燭器之參習和音燭和之參今天不
姤姤音音之音矣姤以參微爲美姤乘貝音燭貝之
宗異醴近同醴異醴近口醴異用今燭近之爲一
爲異異姑天主之爲天則又其萬物萬物變然近同
慈愛人而求壽報之然非今燭口土此而却壽報之
愛之樂口今燭之爲人爲一樂必宜以此之矣聖

爲同。豈必昧數。限同。豈必昧數。限異。豈必昧數。若一五
平。學士。結。此。之。衣。短。有。同。豈。短。衣。各。豈。何。用。提。衆。此
而。條。亦。豈。二。因。其。豈。同。而。同。之。豈。不。異。各。此。之。本。計
昧。豈。強。一。人。爲。益。而。印。夷。我。何。豈。益。短。王。一。人。爲。二
短。矣。此。此。豈。豈。天。不。萬。此。一。豈。限。世。人。何。爲。豈。下
豈。慈。悲。立。手。皆。會。非。豈。立。手。豈。短。古。手。全。豈。皆。無。爲
而。兵。計。各。短。短。收。古。手。豈。豈。何。患。豈。限。一。良。兩。手。皆
豈。同。豈。皆。不。必。同。豈。又。曰。全。豈。皆。之。行。爲。皆。豈。全。豈
豈。聞。吾。夫。主。豈。豈。豈。之。豈。曰。自。立。之。豈。同。豈。皆。固。同
豈。豈。同。豈。異。可。人。與。可。豈。豈。異。豈。同。何。豈。豈。豈。豈。

獅貌同類異。石人與石獅貌異類同。何也。俱石類也。嘗聞吾先生解類體之情曰。自立之類。同體者固同類。同類者不必同體。又曰。全體者之行爲皆歸全體。而弄指各肢。設如右手能拯助患難。則一身兩手皆稱慈悲。左手習偷。非惟左手謂賊。右手全體皆稱爲賊矣。推此說也。謂天下萬物一體。則世人所爲盡可相謂。跖一人爲盜。而伯夷弄可謂盜。武王一人爲仁。而紂亦謂仁。因其體同而同之。豈不混各物之本行乎。學士論物之分。或有同體。或有各體。何用駢衆物爲同體。蓋物相連則同體也。相絕則異體也。若一江

2^o P. or. 22

W

Orban. Lael 22
(31 a)



